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東南紀事 第七卷

○王翊 王翌，字元勳，浙江餘姚人。為人樸重，年四十，邑無知者。丙戌，浙河師潰，翊見邑中孫熊起義者，皆弗就，意感憤。

獨行舜江乾自語，因私求士。家貧授經，以所得館穀，量貲分給，人感其義，不為輕俠行。丁亥，經壯士十八人，起於四明之下管，奉魯王年號。浹旬，得千餘人，乃東傍海抄掠，發辯士至舟山，說黃斌卿同攻寧波。浹波諸生華夏，以帛書來告內應。無何，夏等謀泄，斌卿至寧波後期，斂軍退，翊遂入四明。

先是丙戌之役，浙東潰兵散走山澤，率以布代胄裹首，號為白頭兵。歸安茅瀚，晦溪汪涵首，以五百人入四明，屯於杖錫寺。山民苦輸鑿，夜半焚寺，二帥死，麾下無一免者。及翊至，軍令明肅，見者皆悅，遂結老砦休兵，求將簡練。

戊子春，入上虞，殺攝令，戰勝而臥。大清兵夜乘急還襲城，翊出走。己丑三月，再破上虞，走其知縣，得縣印。是時浙東山寨，蕭山有石仲芳，會稽有陳天樞、王化龍，台州有金湯、俞國望，奉化有袁應彪、吳奎明，所至民多亡避。而平岡張煌言、上虞李長祥，單弱不能成軍。惟翊一旅，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。

任褚九如、沈調倫、鄒小南等領五營，毛明山等領五內司。

九如用法嚴，而屈己讓能，憂時憤發。帳下士或戰傷矢，即以所乘馬載之，已執鞭以從，故最得人死力。調倫為沈國模兒子，夙向義。小南亦書生，以故翊軍中多故家，相聚講求義烈。親故在邑不願留者，禮遣之。明山憚而敢死，拳旗摧鋒，議事翊前，侃侃面折，軍中呼為毛金剛。

大清督撫提鎮以鄉兵四起，大軍不能久相持，且山險未易攻也，下檄環四明、紹寧、台三郡村落團練，自為戰守。於是民始攜貳。大兵逾清賢嶺入，鄉兵屯丁山以待之。待久而弛，大兵驟馳之，死者四百人，有孫悅者，聞丁山敗，救之，中流矢死，直立不僕。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敗，間行至四明，入翊軍，屯於杜岙，為團練所破。別部邵一梓見獲，縛致上虞，寸磔，仰首罵不跪，劓及臂脛，乃倒，獨呼高皇帝及關亭侯。一梓膽勇冠軍，既死，山中奪氣。翊以四百人走天台。翊謂諸將曰：「是皆團練之罪也。鎮兵雖健，我視其銳則避之，懈則擊之，非團練為之導，敢走險如平地乎？吾卒雖殘，破團練尚有餘力。」自天台返，入四明，擊團練破之。隨道鄉兵，民荷鋤從，至萬餘，京第亦出，勢復大振。

翊謂京第曰：「吾始事托此，將以待天下之變，而勢不可猝出。今與我犄角惟舟山，我滅則舟山無援；而舟山危，我亦無援。欲去經略中土，此固大言，人不信。前餘公煌書生，黃斌卿又無謀國誠，故沮乞師日本之行。今誠得包胥其人，痛告日本以討亂復仇，興滅大義，使發兵二道，一趨南京，一指天津，則天下擾動，我悉山中島中軍，以掃江東西、淮揚以南，可坐有也。日本事成，割諸島與之。夫大海天塹，孰與長江，彼豈能與我爭中原哉？且今之地，譬如博，人以人為注，於我何失？」

京第如其計，往說斌卿，斌卿使弟孝卿，同京第走長崎，長崎島王，初以西洋天主教人為亂，不納，京第即舟中哭拜不已，哀動唐吏。又因東京行部官，致血書撒斯瑪王。王與大將軍言之，議發各島罪人，師起有日矣。會京第返，而孝卿假商舶留，耽官妓，見輕其國，日本卒不發兵。京第恐斌卿兄弟敗成謀，遂與絕。

翊渴冀賢將為攻取，陳天樞薦前威北侯劉穆故將劉翼明，武勇絕倫，重幣卑詞往。知其急義，乃給拘其友，翼明一來，翊布腹心，弗敢遽留。明年，辭母妻入山，凡在山中一年，屢為翊擊退大軍。翼明遊歷諸營，曰：「俞將軍文而有禮，陳將軍勇而義，然俱不及王公，厚有大將才。」又曰：「惜王公後時，脫以此軍戰曩日西興江上，豈不能奮飛取杭州哉？」翊眾號一萬，實八千，任戰者三千。以王江司餉，履畝稅，富民皆樂輸，無強。諸所決罰，人人稱快。自翊起，浙東列城為晝閉，吏莫敢下鄉，守令爭薦誠講解。

己丑，自上虞東出徇奉化。大清兵方攻吳奎明，追奔至河泊所，翊猝遇之而戰，大軍退。其年，魯王次健跳，授翊河南道御史。翊朝行在，升右僉都御史。已蹕舟山，再入朝，升兵部侍郎，尋晉尚書。

大帥患山海久不寧，有為謀曰：「此皆失職人逋竄，若招以官，可立解。」會稽嚴我公，驚滑士也，聞其說，亟造為告身銀印，曰：「請自隗始。」遂授都御史，招撫湖州柏襄甫、會稽顧虎臣，皆降。我公將渡海，發使者入明山，翊之前營黃中道曰：「嚴我公動搖山海，寧可使之達行在哉？」烹其使，分羹各營，敢受招撫，視此。我公踉蹌去。

庚寅八月，翊合俞國望，陳天樞之師，復新昌；北趙餘姚，拔滄山，紹寧道梗。諸帥議大舉，將取舟山，惡翊反內地，乃分二道，金礪自奉化，田雄自餘姚，會搗大嵐，游騎四出搜伏，旗幕三十里，翊避之於海。京第病不能行，匿鶴頂山，為降將所致，死於寧城。翊兵日蹙，猶大治海舟，期身往崇沙，而以西事委翼明。從東陽、義烏，收合金、衢、嚴豪俟，順流下錢塘。會褚九如從弟素先，乘翊小敗，劫餉金北去，眾心搖散。

翼明及裨將陳虎侯、朱伯玉，亦間行亡抵家。九如逃入天台為道士，氣結死。

幸卯秋七月，翊還山中，所留諸將，降殺且盡。二十四日，大星墜地，野雞皆鳴，為團練兵執於北溪。過奉化，賦絕命詩。

在係日，束幘掠鬢，修容，謂守者：「令汝曹見此威儀也。」

八月十二月，大清帥畢集定海，陳督訊之，翊坐地上曰：「毋多言，成敗利鈍，天也。」劉帥注矢射之，中肩，田帥中頰，金帥中脅，不動，如貫植木。絕其吭，始僕。牙將二人，亦不跪，掠之，則跪而向翊，見者為泣下，曰：「王公忠，宜從者義也。」

王江之母為金帥所得，以招江，江削髮為僧，見金帥於杭，問訊而已。安置省城，母以天年終。江買一妾，其妻日夜勃溪，江憐妾而遣其妻，妻攘袂數江，登肩輿去，聞者無不薄江為人。

後江出，人以其妾在，不疑。既而不返，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。

江既得逸，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，登金山，遙祭孝陵，題詩痛哭。丙申，復與沈調倫聚眾明山，調倫見獲，江亦病創死。小南亡命，後二十年，有遇之於金山寺為僧者。自翊被執後一月，大清陳錦遂圍舟山，舟山破，魯王出奔廈門。

論曰：「金堡言，江北不知有弘光，江南不知有永歷。甚矣！人之識小而蔽也！尺寸之外無睹，悲夫！以王翊之賢，而鄉閭呼以為賊，夫又何怪焉？翊頭懸寧波城樓，為毛明山所盜，祀於鄞人陸周明書架，周明死，其弟開篋乃見，此與人求王琳首，書其義甚烈，又何以異哉？」

○劉翼明

劉翼明，名光世，以字行，浙江山陰人。佐王翊者一年，後老死於家。王翊善下士，能立綱紀，有監軍道五人。其健將為黃中道、毛明山，團練兵望此兩人旌旗，皆退走。褚九如號耆舊，為翊延接賓客。翼明初入山，夜過九如宿，九如逡巡窗外不去，語遂徹旦，盡舉所部兵屬之。誠其下曰：「劉將軍勇無敵，第聽約束，必有功。」翼明由是得展所長。統兵千人，出屯嵎之東坑，及陳天樞同復新昌，天樞視火藥焚而投水，翼明迎謂曰：「得不死否？」天樞曰：「兄但急入城，理戰守，無憂我。」月餘而死。

山中兵初畏鎮兵，翼明用忠義鼓舞訓練，旬月間遂得精卒。

一日平明，衝大營，踴躍進。大兵見進退行列，殊異前日，知劉大刀在，遂潰。士卒感翼明威信，無犯民舍，每移軍，民攀挽曰：「公去，則他將來，無幸矣。」

裨將陳國寶，餘姚人，勇而義奉翼明，旦夕侍臥內，戰則率其下齊致死。嘗至鹿頭頭，就糧於平西侯王朝先。他部有刈朝先麥者，朝先來，詰其人，語不遜，國寶自營中抽刀前，曰：「誰謂我公盜麥者？寶請身當之。平西無主人禮，豈能為國乎？」眾皆

愕顧，使者已遁矣。翼明將歸，先遣國寶，揮淚，翼明立山頭送之，見國寶行數里尚回顧。王翊死，國寶不能忍，復以數十人起，敗，死之。

○王江

王江，字長叔，餘姚人，名位亞於翊。有智謀，卒死山中，不負其志。

○邵一梓

邵一梓，字端木，餘姚人。從軍江上，還屯四明山，有眾萬餘，勢銳甚。郡邑相戒，毋犯邵不林鋒，不林其別號也，後戰敗被執，歎曰：「不可破我網巾，使我無以見君親於地下。」

兄一柱、一槐，弟一楠、一棟，先後並戰死。

○俞國望

俞國望，字□□，浙江新昌人，寬惠長者。有眾一萬，然不簡練，少選鋒，嘗以烏銃敗田雄兵於山澗，故田兵畏新昌烏銃。一日戰，被矢，僕道傍篁棘間，追騎數千過，無覺者，因得免。裨將持尺書入王翊軍，越關走，翼明棒而遣之。詰曰，國望詣翼明，謝軍政之肅，其賢如此。國望起武生，封新昌伯。

○陳天樞

陳天樞，字□□，會稽樊江裡人。丁亥，與高宜卿等結壯士，走平岡，兵少而精，張司馬焯言，李進士長祥皆依之。時寧紹義士屯聚四明山，左右推王翊為盟主。天樞不欲屬翊，自為一部，翊亦敬天樞，如兄弟歡。先是，海舶數艘 義山陰之白洋，遇田雄兵百餘騎，下堤來攻。陳侯發烏銃，斃其一騎，眾爭上，騎皆陷於淖，盤旋往來，覓堤口不得，下馬叩頭乞命，殺八十餘，天樞實左右之。

翼明至白洋，天樞與深相結。比山中兵起，人多有道劉大刀名於翊者，天樞尤不容口，因是必欲致翼明。翊規模遠，賞罰明肅，其部卒視鄭遵謙，劉穆時精練。是時，天目有姚志卓，四明有王翊，魯王得遷延南田，舟山者數年，依二人為右臂焉。

副將常進功，引兵入山，天樞乘其初至，夜襲之。先盜其馬，馬驚，眾擾亂，山中軍縱擊，進功僅以身免。

○王善長

王善長，字□□，山陰人。少有絕力，長而豪蕩，鄉里患苦之。嘗同少年游禹陵，見{穴之}石，大言曰：「我固不學，聞大禹治水，有玉簡金書埋會稽，豈茲地乎？」則以手撼之而動，意得甚。

甲申，聞煤山之變，奮臂言曰：「京師公侯將相，豈皆婦人耶？」逾年，鄭遵謙起，善長為部將，及敗，歸里。又逾年，王翊、陳天樞起，善長亦合驍果得數百人，起會稽山，受魯王命為威武將軍，往來山海間。因曰：「吾聞古之立功者，不遇異人，必見異書。往吾撼{穴之}石能動，意金書待我發乎？」

乃以大索貫石，與數十人轉之，莫動也。善長則攘袂獨挽索，使數人旁助，隨手折，掘地及泉下，竟無所見。

善長每戰摧陣，郡將戒其下勿與善長遇，而使人好語誘以官。善長不肯，曰：「吾志圖興復，豈假建義為博官地哉？」

舟山破，山海之師皆潰，善長間歸。為人所告，捕者數十人，善長拳僕之，卒入獄。告獄卒曰：「吾數月人耳，山中頗有所積，置之何用？當奉為諸君歡。願去桎梏，得醉飽待盡。」

遂痛飲，日益狎，親故亦時留飲獄中，間置刀斧瓶罍以進。

越城東南有稽山門，人希往來。一日，有大舟載草而溺者，以草積城下去，門者以濡故，弗問。是夜，善長飲獄卒，侑以琵琶而歌西音，皆大醉。遂縛獄卒，而告諸囚曰：「能從我者第先出。」諸囚皆出，善長斧獄門，奔稽山門，乘城投草而下。

道四明，航海，追騎四出，不能及。善長從定西侯張名振，戰崇明有功，為朱成功所忌，見殺。

○章欽鄰〔傳闕〕

○馮京第〔傳闕〕